

哲学史

74 伯特兰·罗素——逻辑原子论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今天我想继续上周一我们讨论的内容，并在此背景下请大家把那份作业添加到本周的阅读计划中，这意味着还有一份额外的作业。就是这样。下次，或许下次，我们将探讨20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现实主义文学。

我希望你们阅读一下库尔伯斯顿的《哲学史》第八卷第十七章，或者《哲学百科全书》中关于实在论的条目。读完之后，我们再回到周一讨论的内容。也就是19世纪的经验主义，在你们的阅读材料和我的评论中，法国人奥古斯特·德·孔德、英国人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及德国人（或者奥地利人？）恩斯特·马赫的著作中都有体现。

19世纪的经验主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描述。首先是科学中假设演绎法的兴起。这标志着启蒙运动的客观性在经验主义中开始显现。

启蒙运动基础主义的问题当然在于缺乏足够坚实的理论前提。这要么是笛卡尔的直觉第一原理，要么是约翰·洛克、托马斯·霍布斯等人的经验概括。然而，在19世纪的思想中，这些人虽然无法通过归纳法证明经验概括，却将其视为一种假设。

从经验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只抽取了班级一半学生的样本，那么就只能假设整个班级都与我们抽取的这部分学生具有相同的特征。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假设，一个作为假设的经验概括。

有时它甚至算不上一个假设，因为假设本身就具备经验数据所能提供的证实程度。有时它仅仅是一个我们无法直接证实的假设，只能通过我们从假设中推断出的内容间接得到证实。

但同样的模式依然存在。正如启蒙运动时期，先提出前提，然后通过演绎推理得出结论，这构成了笛卡尔开创的基础主义的整个结构；正如约翰·洛克也想用他所谓的“论证性知识”——从第一原理、定义等等出发——进行演绎一样，这种程序，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从前提进行演绎的数学方法，它也以假设演绎法的形式被运用到科学中。例如，你可以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他谈到归纳原则时，该原则使我们能够根据自然界的统一性进行概括。

自然界的统一性是假设，是所有经验概括中最宏大、最伟大的概括。因此，你需要它作为前提，即假设演绎法。孔德将这种方法扩展到了社会学领域，密尔则将其扩展到了政治学和伦理学领域。

也就是说，扩展到对人类、人类行为、人类社会、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被扩展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领域。这便产生了奥古斯特·孔德所说的科学统一性，以及20世纪的……本世纪被称为科学统一运动。

我刚才评论的是埃文斯关于“特鲁奇”（trulch）的言论。你看，“特鲁奇”是科学统一运动的一部分。他希望历史能够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包括因果解释。

自然科学的科学经验主义能够应用于对历史的理解。因此，约翰·杜威在20世纪的科学统一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他关于价值论的著作——他在书中最为清晰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主义——收录于名为《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一系列专著中。

明白了吗？《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一系列专著。于是，人文科学的消亡催生了孔德、密尔、功利主义等等。

然而，更重要的是，任何经验主义都会与形而上学产生冲突，这一点我们从大卫·希尔（David Hill）的论述中深有体会。因此，19世纪的经验主义发展出一种现象主义立场，而非现象学立场（务必将二者区分开来），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点在孔德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将任何科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宗教阶段，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第三阶段是科学阶段。

因此，经验科学已经超越了形而上学思辨的必要性。同样，在密尔的著作中，物质被简单地描述，用现象学的术语定义为感觉的进一步可能性。而心灵则是反思的永恒可能性。

你看，这些都是纯粹的经验主义定义，现象学定义。它们完全没有涉及心灵本身是什么，或者物质本身是什么。所以，这里面存在某种现象学的反形而上学的东西。

马克也是如此，虽然他是物理学家，所以他更侧重于前两点。这就是我们上周一讨论的内容。如果你还没读过，请务必阅读上周加德纳布置的关于孔德、密尔和马克的选段。

你会发现孔德和密尔的著作读起来相当容易。马克也是。但孔德和密尔是这两者中最重要的一位。

所以，请务必熟悉这些内容。我不会再花更多时间讲解它们，一部分原因是时间有限，另一部分原因是它们很容易理解。到这个学期末，你们应该已经学会独立阅读了。

你知道，我们不必再像以前那样一步一步地详细阐述了……19世纪经验主义的这三个特征也同样适用于伯特兰·罗素。你会明白的。

还有伯特兰·罗素的思想，特别是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著作、逻辑实证主义，以及艾耶尔逻辑实证主义之后的一些分析哲学。所以，你现在要阅读艾耶尔的著作作为参考资料。阅读艾耶尔的著作时，请记住以下三点。

实证主义运动的关键。这也是秋季在B楼举办的研讨会的主题。研讨会叫什么来着？近期分析哲学？大概是这个意思。

现代分析哲学。是的，从罗素开始。然后，就像我们这一章里提到的斯图姆夫、卡尔纳普和奎因一样。

20世纪分析哲学发展中的三大支柱。当然，除了维特根斯坦之外。好吗？所以，这对于塑造实证主义运动、塑造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的科学哲学方向，以及塑造20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运动——科学自然主义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明白了吗？这是一种以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发现为导向的自然主义哲学。这些是它的基本假设。极其重要。

如果你想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了解那些19世纪的人物。你必须了解伯特兰·罗素等等。顺便一提，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到伯特兰·罗素，这似乎有点跨越，毕竟罗素去世才20年，或许更短。

直到有一天你读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罗素的教父。我不太确定对于像他这样几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教父”意味着什么，但至少在某意义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正式的关系，即便不是宗教关系。好吧。

所以，他们的生活至少有一点点重叠，这才有可能发生……我认为，这对他逻辑原子论的形成具有持久的重要性。这正是斯图姆夫所强调的，而且他强调得非常正确。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其他事情。他最初的兴趣在于数学和逻辑。他最初是一名数学家。

在剑桥大学期间与怀特海合作。与怀特海合作撰写了《数学原理》。被亲切地称为PM。

在英国，“PM”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下午好、首相、以及《数学原理》。好的。

对罗素而言，《数学原理》实际上是他开始在韩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开端。在书中，他和怀特海共同证明了数学本质上与逻辑相同，因为它们都是形式逻辑系统。我们所说的形式逻辑系统，其实就是一种演绎系统。

一个具有演绎推理形式的系统。好的。就像我们在欧几里得几何中熟悉的那样。

从初始公理推导出定理，再从各个定理的结论推导出更多定理，如此循环往复。其理念在于，数学、算术和几何都可以被形式化为演绎系统。而他们发展出的正是符号系统。

用代数符号系统以形式化的方式处理其他主题。所以，符号逻辑并非符号逻辑的首次尝试。我认为莱布尼茨可能是第一个尝试者，但符号逻辑才是真正将符号逻辑引入英语哲学界的契机。他还为数学专业的学生和对数学感兴趣的人撰写了数学哲学导论。

数学基础。他在一战期间因良心拒服兵役而被监禁时，就写过这方面的著作。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对待良心拒服兵役者的。

是1910年出版的。之后他又创作了许多关于我们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著作。

作品探讨的是心灵和物质。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想应该是47、48年，他最后一部系统性的认识论著作名为《人类知识的范围与局限》。我稍后会提到这本书及其某些方面。

但贯穿他所有认识论著作的，是他在《数学原理》中阐述的形式系统和演绎系统的理想。此外，他还在一篇题为《逻辑作为哲学的本质》的小文章中阐述了这一理想。

他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逻辑是哲学的本质。他在一篇题为《逻辑原子论》的长文中也对此进行了阐述。

这也正是他的方法和哲学名称的由来。那么，什么是逻辑原子论呢？简单来说，它的论点是：我们所有的思想、信仰、知识，以及我们对任何主题的所有论述，都可以而且应该被分析成原子命题。我们不妨花点时间来探讨一下。

可以而且应该将它们组织成原子命题。诚然，原子命题并非最小的词类，因为命题包含主语和谓语。因此，除了原子命题之外，还有词项，但词项本身并没有意义，它们的作用仅限于断言或否定。

也就是说，以命题的形式。所以你有术语，你有原子命题。原子命题组合起来形成分子命题。

这不足为奇。原子命题就是最小的思维单元。原子命题指的是原子性的事实。

分子命题指的是分子层面的事实。那么术语指的是什么呢？嗯，既可以指特定的……不，收回刚才的话。术语指的是一般性质。

蓝色、正方形……请注意，这些都是一般性的、通用的属性。蓝色、正方形、棕色。这些都是一般属性。

或者他们直接说出人名。乔，比尔。这些都是人名，专有名词。

所以，它们既可以作为一般属性，也可以作为专有名词，用来指称个体。因此，关键在于将话语分析成对应于基本事实的基本命题，然后将这些基本命题组织成一个形式化的演绎系统。

展示如何从某些前提推导出构成我们知识的所有基本命题。这些前提是什么？经验概括，包括极其普遍的假设。

假设演绎法。因此，对你所相信的事物提供逻辑解释，意味着要展示如何从某些概括、某些假设（或其他任何情况）中逻辑地推导出它。这样，演绎体系的基础主义模型就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了伦理学，以及任何你感兴趣的主体讨论。

原理》中分析的数学方法如今被视为一切科学思维和逻辑理解的方法。其解释是通过从前提推导出概括而得出的。

假设演绎法。现在，请思考片刻。什么是基本事实？我们说，基本事实是现实的最小组成部分。

是的，这是一种原子论的自然观。作为一种原子论的自然观，它受到了恩斯特·马赫的影响。你还记得他的感觉理论吧。

感觉。将感觉视为经验的基本组成部分的理论。因此，科学理论仅仅是用简洁的方式描述这些基本数据、基本事实。

感官数据。罗素似乎在说，经验并不能提供原子事实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休谟时代。

经验并非连贯一致，还记得吗？它是零散的，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哔哔哔。

没有给出任何关系。因此，罗素假定了一种多元论，一种形而上学的多元论。

他假定所有关系都是机械论意义上的外部因果关系。从一开始，他就否定了黑格尔式的任何一元论形而上学，也否定了任何认为存在内在有机关系的观点。

他仍然在使用机械论模型，而不是有机体模型。明白了吗？他的早期著作之一名为《神秘主义与逻辑》。在书中，他为了论证自己的逻辑方法，否定了柏格森和布拉德利等人的方法论。

我用黑格尔的理论写了下来。你还记得吗，柏格森谈到我们对整个场景的直觉，世界观正是从中产生的。而布拉德利则谈到对存在本身及其广阔范围的直接感知。

你看？这就为我们处理细节的工作提供了结构。罗素称之为神秘主义，并彻底否定了它。

因为他认为原子性事实之间不存在任何内在联系。所以你根本无法知道自己与整体之间存在这种联系。而直觉也失去了依据。

如果内在联系已经存在，直觉就有了基础，它就只是伴随这种联系而来的意识。明白了吗？所以，基于……他提出了形而上学多元论，并提出了逻辑原子论，试图找出构成现实基本组成部分的原子事实。

它们之间如果存在关系的话，也是因果关系。但紧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因为谁质疑过因果关系呢？正是教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我们应该称他为教父吗？这在如今看来可不是什么好话。——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问题。但有趣的是，在罗素的认识论著作中，当他质疑因果关系的知识时，他就变成了现象主义者。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存在因果关系，你怎么知道经验的原子数据有任何外部原因？以及这些原因是什么？所以你所拥有的只是现象。对我而言，这就是世界。

当他像职业生涯中的某些阶段那样接受因果关系时，他往往更倾向于现实主义而非现象主义。这里的现实主义指的是，存在真实的物质对象，并且我们了解它们的属性。在那些关键时刻，他以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待科学。

我应该指出，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之所以成为现实主义者，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接受了意识具有意向性的观点。意识是一种心理活动，它指向某个对象，并具有该对象的意义。

鉴于意向性，即心理行为，能给我一个对象，罗素最初是一位实在论者。但他后来否定了心理行为，也否定了因果关系认识。

因此，他成了现象主义者。问题在于，这种心理活动是否可以通过经验认知。对它的现象学解释是否有效？嗯，那就只能是原子事实了。

这句话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假设。其次，原子命题是语言的组成部分。它们是语言的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将分子命题分析成这些组成部分。例如，看看他是如何做的。他举的一个例子是，现任法国国王是秃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选这个例子。法国现任国王是秃头。你看，这听起来像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实。

不，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分子层面的事实。因为它实际上结合了两件事，正如你尝试将其转化为符号形式时所看到的。

现在，那些接触过符号逻辑的人会意识到，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他是现任法国国王，而且是秃头。存在这样一个个体 X ， X 是国王， X 是秃头。所以，这里有一个基本事实，这里还有另一个基本事实。

分子命题将这两点结合起来，指出这个秃头的 X ，同时也是现任法国国王。这可能是一种身份误认。因此，分析就以这种方式进行，而符号逻辑则提供了一种非常便捷的工具。

现在，请注意，除了“原子事实”和“原子命题”这两个术语之外，原子命题还与原子事实相对应。所以，这里就给出了符合论对真理的定义。而且他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

他想表达的是，一个命题要为真，其构成要素和构成事实之间必须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命题中的项和构成事实中的属性之间必须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精确的一一对应关系。

现在，有了这种逻辑原子论，他当然会继续尝试演绎推理。但请注意，从哲学角度来看，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多元论在形而上学中与一元论截然不同。

现象主义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嗯，他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最终还是站在了现实主义者一边，但好吧，他本质上还是现象主义者。现实主义游戏。他摒弃了思辨形而上学，转而支持分析。

逻辑分析。他所说的原子事实本身既非精神性的，也非物质性的。就这些区分而言，它们是中立的。

他是我们所说的中立一元论者。质性一元论者，只认为事实具有一种性质。这种性质与身心区别无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分子命题和复杂概念都是心理建构。是我们自己的建构。我们用原子事实来构建我们的对象。

它们并非与生俱来，因为关系并非既定的。我们通过感官不断接收各种各样的零散信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关系并非既定的。

我们在思考物质实体时所形成的客体，即物质客体的概念，是一种心理建构，一种逻辑建构。无论其外部是否真实存在，它都是一种理想实体。

它以观念的形式存在。这被称为知识建构论，因为我们所知的都是我们自身构建的心理概念。现在你明白了吧，他虽然是基础主义者，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后现代主义者。

多处区分了这两种知识，并且这种区分贯穿其始终。他区分了经验所得的知识和描述所得的知识。

如今，经验知识是对过往数据的知识，是对我们自身心理状态的知识。描述知识是对物质对象的知识，例如对现任法国国王的知识。

这些都是我们描述的心理结构。因此，这些结构是用分子命题、复杂概念的语言来描述的。它指的是具体的属性。

正是在这里，经验知识发挥作用。正是在这里，描述知识最为明显。而且，根据他所处的阶段——实在论者、现象论者——基本事实要么是通过经验获得，要么是通过描述获得。

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好了，现在说说演绎推理的部分吧？它是怎么运作的？因为我们说过，他希望所有的解释都基于演绎体系。那么，就以他的著作《人类知识》为例吧。

人类知识的范围和局限。出版于1948年。人类知识的范围和局限。

他试图以逻辑的方式组织科学知识的本质范围，试图阐明我们所有的知识是如何通过科学方法产生的，本质上就是这种假设性的演绎推理过程。他意识到，如果想通过从经验概括（我们拥有某些直接的经验验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验证的样本）中进行演绎来实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前提来完成演绎。

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必须包含除可直接验证的假设之外的其他假设。因此，他承认纯粹的经验主义无法提供逻辑解释，我们必须引入他称之为科学公设的额外前提。

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使得这种假设性的演绎式科学解释成为可能。他详细阐述了这些假设是什么。

其中最重要的两三点是归纳原理、自然界的统一性以及归纳原理。

因果关系。存在因果影响线。因果系统线。

物质对象的准永恒性。好的。换句话说，他必须把早期形而上学体系所坚持的、认为存在形而上学基础的东西，作为公理引入。

所以实际上，休谟所断言的那些在人生历程中必不可少的信念，被罗素提升到了科学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科学假设的地位。但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科学知识是可以被证明和解释的，而且逻辑分析是有效的。好的。

以上就是对罗素的概述。有问题吗？有评论吗？你们读过斯图姆夫的相关著作了吗？好吧，难怪你们都坐得这么规规矩矩的。是啊，玛丽。

对，他称之为中性一元论。好吧，笛卡尔引入了一种质的二元论。现实有两种：心灵和身体。

好的。现实有两种，心灵和身体。自从笛卡尔以来，我们在讨论身心问题时，几乎一直都在谈论两种属性。

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好的。先说心理属性，它涉及到意识。

物理性质涉及广延。而罗素的意思是，性质只有一种，实体也只有一种。

只有一种属性，它与身心二元论无关。因此，以某种方式组织的时空事件会产生我们称之为“心理事件”的东西（这是我们心理建构的名称）。而以另一种方式组织则会产生我们称之为“身体”的东西（这是我们心理建构的名称）。

当然，罗素并非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詹姆斯，威廉·詹姆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他所谓的“意识探照灯理论”中对此进行了阐述。

也就是说，你要做的就是想象事情像这样发展。假设这是一系列物理事件，而此时一束探照灯照亮了这些事件。

也就是说，当你看到飞机，用探照灯照射到它时，意识就被唤醒了。因此，那一刻发生的这一事件既是物理事件，也是心理事件。如果这一连串事件中没有其他东西，那就仅仅是心理事件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幻觉、错觉、白日梦和幻象都可以算作幻觉、错觉、白日梦和幻象。但既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么它就可以兼具两者。中性一元论。

你认为他是形而上学多元论者吗？再说一遍？你说他是形而上学多元论者？是啊，你看，就事物的性质、本质而言，从质的角度来说，他是一元论者。事物只有一种。但就数量而言，他是多元论者。

有很多很多很多原子论意义上的事实。是的，我想你能明白这一点。卢克莱修、德谟克利特，这些原子论者，你看，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多元论者。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一元论者，认为万物都属于同一类。这与阿那克萨戈拉不同，阿那克萨戈拉认为种子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阿那克萨戈拉在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上都是多元论者。

罗素只是在数量意义上是多元论者。从质量上讲，他是一元论者。而且我认为他的一元论实际上就是自然主义。

好的，现在这是否完善了我们刚才讨论的19世纪的那些标准？假设演绎法，被普遍化，你看，从而产生了现象主义。是的，罗素的著作里就有。好的，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讨论。